

比較審美心理學

—诗人·诗品·诗心

王振民 编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比较审美心理学

——诗人·诗品·诗心

王振民 编著

北京市教育学会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比较审美心理学

王振民 编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1—2000

1992 年 10 月第一版 199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71—0119—3 / 1 · 111

定价：7.80 元

比较审美心理学

——诗人·诗品·诗心

目 录

代 序	(1)
导论：对民族文化历史的审美沉思	(16)
第一章 深层体验是艺术生成的生命	(22)
第一节 深层体验是艺术创新的基础	(23)
第二节 深层体验是内交外感整体融合的升华 ...	(31)
第二章 整体生活秩序是艺术生成的土壤	(46)
第一节 整体生活秩序的涵盖	(47)
第二节 整体生活秩序是艺术发现的前提条件 ...	(50)
第三节 个性形象多层次的内外有序结构	(64)
第三章 诗人艺术家智能的建构与整合	(69)
第一节 诗人艺术家的智能	(69)
第二节 诗人艺术家的心理素质	(76)
第三节 诗人雨果的素质、个性、 才能的发展变化	(84)

第四章 贾英杰诗歌创作的生命历程	(92)
第一节 大自然对诗人人格智能的育化启蒙	(92)
第二节 诗人气质个性的建构	(100)
第三节 社会环境对诗人才能心理品质的整合	...	(114)
第五章 贾英杰诗歌作品与创作心理解析	(122)
后记	(267)

代序

当我提起笔来撰写这篇小序时，禁不住从内心深处涌起阵阵酸楚，令我百感于怀。英杰生前与王振民同志相约并商定好。以他自选的短诗为基础，由振民主写上编——以“诗人诗品比较审美心理研究”为题旨的一部诗歌美学专著；下编以他自选的诗作加上振民撰写的“创作心理解析”展示他对党和祖国的诚挚与爱。

好事多磨，万万想不到，整个著作构想确定下来不久，一声晴天霹雳——英杰这颗乍露毫光的诗星，划过无际，倏

然而灭。多少次，伴着耿耿长夜，归雀声声，凝望着漫天星汉，叫人心里流泪，悄然呼唤着他的名字：英杰，英杰，你现在哪里呀？！

如烟的往事，回忆起来，有时刺得我心痛，有时激励得我流泪；回忆呀，回忆，在久久地回忆里，我终于领略到，每次的回忆，都会唤起我前进的力量。

有时，我甚至有几分宿命感，英杰从1949年五岁步入小学，直到他1990年12月9日溘然长逝，整整40个寒暑，他一步也不曾离开过教育这块神圣的领地。我甚至茫然感到，似乎他就是为了改变人们愚昧无知的命运才来到这个世上。1949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震惊世界的不朽的年代。英杰此刻刚刚五周岁，他以孩子特有的喜悦，第一次跨入人民自己学校的门槛，开始了他此后近四十年的漫长人生里程。他在家乡读到初中一年，就离开了曾养育过他的辽东大平原的黑山。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有幸随家迁居北京，并以优异的转学考试成绩，被北京一中（初中部）录取。初中毕业后，又以全校总分第一的名次，考取了原育英中学高中部——北京六十五中。他曾当过少先队的中队长，摘下红领巾又多次担任过中学的班干部。在家，他是被公认的好孩子；在校，他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大跃进”风风火火

的年代，作为一个 15 岁的青年学生，他积极参加了各类社会活动，随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他系统地研读了毛泽东著作，热切地关心政治，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并主动地向学校共青团组织提出了入团申请。然而他真心实意的进步要求却遭到拒绝，原因是他祖父的成分不是劳动人民。（按政策他个人的出身应该是国家干部）正当遭际这个挫折，内心充满困惑不安的时刻，他的父母被调往成都，身边除了一个正在念大学的叔父以外，别无亲人。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孤零零一人在石油部机关住宿。当头脑被沉重的课外作业填满的时候，顾不上去想其他。一旦略有闲暇，常被一桩桩无端的烦忧所纠缠。说不清，是由于远离亲故被游子绵绵无尽的乡愁所困扰，还是由于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坎坷，本来应是那无忧无虑的年纪却对未来充满了沉重的忧思。

不了解他的人，总觉得在英杰的身上，有那么多令人不解的迷，可谁又知道在他内心深层有多少风和雨？

十九岁的姑姑，这正是人生最值得依恋的年龄，由于患了肺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哭得死去活来，他说：“这是我童年时代最伤心的一件事。它几乎使我过早地看到了人世的艰辛，过早地成熟了。”姑姑的死，在他稚苗的心灵里投下了一道深深的阴影。接踵而至的第二件事，他从小学到中学

一直是老师和同学爱戴的好学生，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学习成绩优异，同学关系也很好，却不能加入共青团，使他“在心理上受到极大的刺激”，本着向组织交心的善良愿望曾向老师、向支部诉说了自己内心的极度痛苦。尽管当时受到了老师，支部的耐心劝导，正如他自己所讲：“因为年幼稚，怎么也不能再振作起精神。于是，高三毕业时，我响应北京市教育局的号召，放弃了报考高等学校的机会，去怀柔当了一名老师。我父亲对我这样做一直不支持，但当时我决心已下，坚持走自己的路了。”这是一个硬铮铮强者的性格。他的个人出身本应是他父亲——“革命干部”的成分，但却委屈了他，他能向谁去诉说，只有默默咽下心中的苦水，却从不怨天忧人，为此沉落，而是以几倍于别人的艰辛去熔炼自己。十七岁只身来到怀柔，从小学到中学，又从中学回到小学，一住就是十七年。人生有几个十七年，但他从未为自己乖戾的命运叹息。他来去匆匆，踏着分针秒针走路，从未喊过疲惫、叫过累。为了山区孩子们摆脱蒙昧的命运，他呕心沥血，疯狂地燃烧着自己。每天从讲台上走下来，口干舌燥，入夜又要在小煤油灯下，精心批改着一份份作业。多年 的教学实践，使他深深感到：“如果在智慧上要给孩子一杯水，自己必须具有一桶水或一缸水。”永无止息的追求向上，

他顾不上自己已是心力交瘁，仍旧毅然报考了“电大”中文系。六十年代，电视在中国还远未普及，全怀柔县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没有电视机，英杰凭着毅力潜心自学，硬是啃下了十几门电大的课程，以各科平均 85 分的成绩，成为怀柔唯一一名“没有电视”的“电大”毕业生。此后，他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成功地运用于教学之中，他教的小学四年级学生，有的可以条理分明的写出三、四千字的作文。深受怀柔乡亲们的赞许。

英杰每月只有三十多元的工资，八元钱用来买菜做饭，十元用来买书，临来怀柔头两年每月还要挤出十元资助在北京念大学的叔叔。他每个月几乎剩不下钱。山村的孩子有的由于生活困难拿不出钱购买学习用品，英杰隔三岔五替这个学生代交书费，给那个学生买上个书包，这样七拉八扯，手里的钱只能“月月光”。而自己却穿着补丁摞着补丁的衣服，一戴几年的旧制帽，二十几岁的人却象个“小老头”。在庙城公社教书时，本村有一位知根知底的老大妈私下劝他：“英杰呀，你都二十多岁的人了，看你那身骨架还抵不上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看看你身上除了骨头还有几斤肉？可不能在嘴上打算盘，保住身子要紧呀！”有一回英杰领着学生去麦收，由于过累而头重脚轻地回来晚了，一进屋，见老大

妈正蹲在灶火边给他煮面片，当大妈把那碗卧着鸡蛋的热面端到他面前时，他接碗的手颤抖了，那发烫的泪珠扑簌簌地顺流而下，竟心不由己地张口叫了声：“妈！……”是呵，“妈妈！……”世上有什么能比这个字眼更为贴心暖人呢？此时，他仿佛刚刚记起，竟一别五载没有再见五千里外的双亲了。此刻，他多想一头扑进妈妈的怀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诉说自己的想念之情呵！稍稍平静后，他忘掉了一天的劳顿，透过窗口望着远处草丛间明灭横斜的点点萤火，顿时撩起他苦乐交并的童年回忆：最爱他的姑姑一别人世许多年，何时能重返曾养育过他的辽东大地，为姑姑久已荒芜的坟头亲手添上一把簇新的黑土，以慰藉亲人在天的亡灵。平素由于过度的困顿劳累，只要头一挨枕头便酣然睡去，而这一夜却通宵难寐，不知何时，一串串滴滴嗒嗒的马蹄叩击沙石路的清音汇同悉悉嗦嗦的秋风由远而近，那是乡亲来赶早市的菜车进城来了。他心里一阵高兴想奔出去瞧瞧，恰在此时，老大妈又把一盘发糕，一碗面粥，连同两碟咸菜送上门来……

乡亲真心实意对他的痛痒无微不至的关切，象一注生命的泉水，才使他人生的理想，历久不涸，风雨无蚀，一步步勇往直前。

正当他事业之树挂起层层绿荫之时，他多舛的命途上又卷起“十年”动乱的狂风。在政治上还十分幼稚的英杰，由于“出身”不好，众而避之，只好个人以“丛中笑”战斗队的名义，来北京一些高校转抄大字报，曾引起县里众多人的注目。不料清理阶级队伍中，盘查“三代”，英杰竟是“地主”出身，成为怀柔第一批被揪斗的牛鬼蛇神，此后无休无止地批斗，头顶着石头游街，深更半夜被拉进坟圈子里毒打，推进水渠中进行惩罚，从精神到肉体受尽凌辱，整整十年，在一尺多厚的被整材料中查不出他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才随着全县最后一批被审查对象中解放出来。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平抚了他内心巨大的伤痛，以忘情的欢乐迎来了崭新生活的曙光。欢快之余，冷静下来之后，他身边那些好心的大哥、大姐姐们又在替他的婚事忧虑了。在同一所小学任教的曲春全大姐，嘴上不言，心里暗暗盘算：小贾自打来到这风风火火的怀柔，整整十七个年头，人都三十四了，依然是孤零零一个住着租来的房子，要着单身。在乡下不同城里，女大十八不算小，男到二十当成婚了。而英杰虽然为人老实、忠厚又有文化，可是手下没有一个存钱，要找个媳妇谈何容易呵！曲大姐日思夜虑，久经周折奔波，才找到了一位没爹没妈身边一大堆兄妹的农村姑娘张晓明。远在四川的父

母闻讯，火速寄来五百元钱，小贾在南大街买了三间房，总算有个安身立命的家。曲大姐才算放下了这副千斤重负。

虽然三十四岁当上了新郎官，已不是什么早婚，对小贾来说毕竟是他人生的一大快事。人们都知道小贾既不会料理生活，也不懂家务，常常是，妻子让他去街上买两棵白菜，他竟买回一推车。逢到节假日，妻子让他打下手把一条鲜鱼收拾干净，他拿起刀竟沿着鱼鳞的顺茬下刀，还纳闷地问，这鱼怎么会没有鳞，为此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好在晓明贤慧勤奋，干起活来干净利落，家里家外处处用不着小贾操心，为他甩开膀子搞四化创造了一切条件。

英杰，结束了闲鹏野鹤般的漂流，终于有一个幸福的家。人们在为他高兴，为他祝福，并暗暗猜想，十七年，他象一页飘蓬，走过那么长曲曲弯弯的路，而今有一个安适的港湾，该停下来喘口气，过几天宁静祥和的日子，品尝一下人生的乐事了罢。

不，人们又想错了。仿佛永远也捕捉不到英杰内心深层究竟迷恋着什么？新婚不久，他只是外表上多了几分丰腴，衣着不再那样的凌乱落拓，好像内蓄着一种不肯告人的重大的宿愿，又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为了让山村的孩子早一日摆脱心灵蒙昧的黑夜，又无日无夜地投入工作，甚至无意中淡

漠了新婚燕尔的小家。有时，妻子让他去挑担水，他一路上只顾想着学校的事，从外面转了一圈往回走时遇到了同校的沈金耀老师，沈老师问他：“你干嘛去了？”“我……”小贾此时才如梦初醒似地发现了担子下的两个水桶还是空空的，不由得扑哧一声哑然失笑。大儿子患脑神经痛，痛得实在受不了就把头往墙上撞；二儿子一条胳膊骨折，不久妻子在厂子被机器把臀部绞掉一大块肉，家里常常是只有饭而没有菜，就是在这种时候，他也不肯丢下工作不管。一天到晚妻子当爹又当妈，他看到心里很不好受，就欠疚耐心地安慰晓明几句，可是一旦工作忙起来，又忘了家中的一切。除了吃饭，几乎一天到晚全长在学校办公室。即使是节日，甚至寒暑假也是如此。二十多年中，只向单位请过三天假，那是因为家里请人帮助盖房子，实在缺少人手，除此，再没有因私事耽误过工作。在庙城小学那阵，寒假时天天长在学校，妻子惦记他饱一顿饥一顿累坏身子，有一晚给他包了六十来个饺子等他回来吃，左等右等不回来。妻子耽心他半夜从学校回来路径小树林碰到坏人，就请来几个大小伙子去接，等到把他接回来要给他烧水下饺子时，到仓房一看，饺子全被耗子吃了，小贾好歹吃了点，没睡几个小时，天一亮，连脸也没洗又走了。妻子晓明讲起这些难免有些伤心，可是她不怨他，

因为他把心全放在了工作与学习上。

他认为，小学教育是一块永远开垦不尽的知识领地。孩子的智慧启蒙早与晚、快与慢，决定于教师所付出的艰辛与创造性程度，即使是把自己的心血与才力全部投入进去也还是不够用的，因此，他象一只红烛在加倍地燃烧，以自己微弱的生命火光，驱赶着那蒙昧无知的黑夜。在从事语文教学中，为了消灭生字空白，他把小学课本上所有的生字有序地排列成一张大表；为便于记忆，又根据汉字的结构音韵编成儿歌，让学生在朗朗上口的吟诵中熟记于心。为了有效地训练学生思维写作能力，他倡导语文作业在普遍评判的基础上，把重点转移到课堂讲评。为了验证教学中的效果，常常主动同其他老师征询意见与交流各自的经验。事实充分表明，他这一改革措施的有效性，当年本校升学考试中，考生们语文的平均分竟创纪录地高达“97”。成功给他带来了勇气，也加深了他对农村教育的思考，多少次，他在课堂上巡视讲台下那一张张瞪大了眼睛、饥渴地期望着汲吮知识的面孔，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程度的天赋，如果条件允许，他们都可能成为缔造人间奇迹的创造者。但是，祖国人多负荷重，财力有限，如何使更多的孩子挣脱出无知的困境，为祖国培育出一批有用的人才呢？深重的忧思又在鞭笞他焦灼

的心绪，他凝望窗外如洗的皓月，疏风摇拽的树影，索尽枯肠，眼睁睁地苦思了一夜，天一亮顾不上叫醒甜梦中的妻儿，匆匆赶到办公室，查阅了手边所有的资料，又抓住一切可用的时间去学校、工厂、机关进行调查，苦思苦索，弄清了目前教育经费供求关系中的基本矛盾与教育经费不足的种种原因，考察了存在问题的痼疾。不仅提出问题，而且积极地设想出“发放教育债券”“吸引外资”等解决办法，由此写出了近万字的《关于我国教育经费问题的研究》的论文，引起教育界的关注，并获得了“北京市教育学会第一批优秀论文”二等奖。此后，他对农村教育的关注与考察一发而不可收。不仅深化了对农村教育改革的认识，而且，不断开阔了自己对农村教育改革的视野。继而于1985年，他又提出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教育办的好坏，决定着全民族文明程度与素质优化的进程。他以庙城公社为基地作了细致的社会调查，并通过各种渠道与其它省市取得联系，写出了一份准确、有相当教育思想水平的“论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论文，得到了“中央农村教科所”华紫阳所长的高度重视，英杰被邀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教育改革问题研讨会》。

在漫长崎岖的人生道路上，他不仅没有心灰意冷，反而

铸炼了自己坚强的性格，不断完善了自己的才能建构，显露了他淳厚的品质与坚实的才华，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先后由庙城小学调入县教育学会与北京市教育学会秘书处，担任会刊的编辑工作。他一如既往，夜以继日的工作，把会刊如何办得有质有量，有声有色，深得读者的称赞与认同。经他审阅的近六百万字的来稿，经过加工编辑，使近二百万字的文稿与读者见面。他的才干也在编辑实践中不断增进，1988年5月，他的论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校德育教育的理论思考》，在北方青少年思想教育研讨会上荣获一等奖；1990年6月，他的《建立全面、科学的德育功能观》一文，又获得第二届北方中小学德育工作研讨会的二等奖；并连续多次在《班主任》，《北京教育通讯》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创见性的理论论著。深得广大同行的好评。

他在苦心孤诣启动孩子们创造心灵的实践中，由于对语文教学效果的反复探索，不期然间竟与诗歌创作结了缘。英杰从小虽然智商相当高，教学思维能力极强，但是从未奢望有一天能成为一个诗人。但当他那固有的智慧与人生深度体验的头脑，一旦接触了诗，象是找到了自我精神的寄托，一发而不可收。由于他历世艰深，他的诗中少见那种稚苗幼稚之见，而在精美、凝重、深沉中饱含人生精义的哲思，多为